

寻爱记



李丕菊 / 著

▶▶▶ 善良的人们啊！他们不把别人的家庭不幸当作饭后谈资，他们不会往伤口撒盐，他们不会张家长李家短地去传播消息，他们乐得息事宁人，乐得做和事佬，他们不会去翻旧账，以解心头之忌，之恨，他们把目光射向远方。



寻爱记



▶▶▶ 善良的人们啊！他们不把别人家庭不幸
当作饭后谈资，他们不会往伤口撒盐，他们不
会张家长李家短地去传播消息，他们乐得息事
宁人，乐得做和事佬，他们不会去翻旧账，以
解心头之忌、之恨，他们把目光射向远方。



华 艺 出 版 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爱记/李丕菊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0142 - 951 - 3/I · 464

I. 寻…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945 号

寻 爱 记

作 者 李丕菊
策 划 黄丰文
责任编辑 史 宁
装帧设计 嘉海文化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邮 购 010 - 87799919 87798989
邮 箱 wg8171@vip. sina. com
印 刷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 第 1 版 2008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42 - 951 - 3/I · 464
定 价 25.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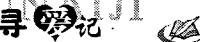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	1
二	9
三	15
四	31
五	48
六	64
七	73
八	88
九	99
十	105
十一	116
十二	131
十三	138
十四	154
十五	161

XUNLAIJI



十六	173
十七	187
十八	202
十九	215
二十	226
二十一	243
二十二	255
二十三	269
二十四	280
二十五	294
二十六	310
二十七	329
二十八	339

正在做实验的晓岚，忽然接到婆母住院的电话，她急忙对一起做实验的小凤说：“我得请假，我婆母住院了。”说完就找领导请了假，急匆匆奔往医院。

她边走边想，婆母不知为什么，那天，公公拿回来一封信，他们吃过饭后，她就关起门来读信，好长时间也没见出来，甚至连澡也没洗，就睡觉了。这几天婆母一直心情不好，有时怔怔地想事，有时又翻翻日历，饭也吃得很少。今早晓岚本想与她一同去看大夫，可婆母说，她自己去，怎么一去就住院了呢……

她按照医院电话中告知的房间号，很快就找到了婆母。见婆母正熟睡着，吊瓶的药水在一滴滴滴入血管。晓岚没打搅婆母，悄悄地去找医生，医生告诉晓岚，患者得的是急性黄胆型肝炎，因医生想尽快让患者及时得到治疗，在问了患者丈夫的工作地点及电话后，就收她住院了。医生还说，过一会儿她儿媳来交住院保障金，你就是吧？那你快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公公出差在外，婆母的存折放在哪里，晓岚不知晓。她赶紧回家取来自己的存折，去银行取了3000元现款。来医院，交完款，又去病房。见婆母还在熟睡，就悄悄走开，在婆母病房对面的长椅上坐下，耐心等待婆母醒来。忽然听见婆母同屋的另外两

位老妇人在议论：一位说：“这来探视的肯定是她女儿，我看见她手里拿着的好像是交款单，二话没说，就交了住院保障金……”另一位说：“我也这么想的，现在的儿媳，很少有这么关爱婆母的。”

正闭眼熟睡的老妇人，脸色蜡黄，精神颓然，却蒙蒙胧胧地、吐字不十分清晰地说：“她是儿媳，这么好的儿媳，我那混蛋儿子……”晓岚听见婆母说话了，就急忙走入病房：“妈，我在这里。”老妇人睁开眼睛道：“你从班上来的？医院打电话了？怪不得他们问你爸的电话号呢！”晓岚上前抚摸一下老妇人的正输着液的手，笑道：“是我爸室内人打电话给我的，我已办好住院手续了。您怎样？”晓岚又握住了婆母的另一支手，亲切地问道。婆母告诉晓岚，她的病不重，医生说，住几天院就好啦！晓岚望着婆母憔悴的脸，眼睛有些潮湿了。停了一会儿，她说：“妈，我去给您做面汤，我已请假了。”老妇人很心痛晓岚说：“我这一病，全家的事都由你操劳了。你千万别带小棒棒来，万一给他传染上……”

“您放心。我这就去做，医院的午饭您别吃，等着我。”说完擦擦眼泪，离开了病房。

晓岚在等公共汽车时，脑际浮现出那句话：“这么好的儿媳，我那混蛋儿子还……”话虽未说完，晓岚已觉出，她的丈夫秦振兴，不知出了什么事，婆母这病，肯定与那封信有关。那封信也一定是振兴写来的。他们二老对此闭口不言，婆母因急火攻心，才病倒了。想到这，晓岚忽然记起，振兴已有四个月不曾来信了，难道他……晓岚不愿想下去了。

晓岚回到家，精心为婆母做了她平日爱吃的面汤，装入手提式饭盒，又放入塑料网袋内，乘车往医院走去。

当她再次来到病房时，同屋的两位老妇人，竟相继坐了起



来，且目不转睛地看着晓岚。见她穿一身深蓝色泛着白磨点的牛仔套装，牛仔外套敞开着，露出装入牛仔裤内的浅绿色绸布衬衣。不长不短的一头黑发略带波纹，鹅蛋型面庞闪着一双疲倦的大眼睛，眼里有点红丝。

晓岚将自带的托盘从网袋里抽出，将饭盒小心翼翼地放在托盘上，拿出用塑料包装纸包着的汤匙，将面汤盛到饭盒盖内，开始一勺勺喂婆母。婆母因手上正插着输液的针管，只好躺着吃面汤，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很有滋味。”这时，晓岚的脸才略展笑容。

两位老妇人，带着羡慕的眼神，仍然望着这母女俩，晓岚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向两位老者问道：“二位伯母，需我帮你们做点什么吗？”

她们赶紧又卧在床上齐声说：“不需帮什么，谢谢你。”这两位老人不知中午是否吃得好，晓岚心里想着。

晓岚喂完后，又给婆母擦擦嘴，擦擦落在衣上的汤汁，收拾好饭盒后，就坐在刚带来的三角折叠小凳上，等待婆母能主动说给她点什么，但婆母平时那滔滔不绝的话匣子却紧紧关闭，像不愿说话似的，将眼睛闭着说道：“晓岚，你回家休息一下吧！别担心，我没事。”晓岚道：

“妈，晚上我还给你送饭来，你一定等着呀！”

“不必了，接回棒棒，你们吃晚饭，你好好休息吧！”

“我让棒棒自己在家，锁上门，他都4岁了，没问题！”

“这孩子，……真是的……”

晓岚已关好病房门，快步走向医院的大门。

晚上，晓岚喂完婆母，正准备离开时，见护士小姐进到屋内，晓岚走向护士，笑道：“谢谢您，精心照料我母亲。”说着就从衣兜内掏出一百元票子，塞入护士的白大衣兜内，护士急忙

掏出来还给晓岚道：“您放心，我们会很好照顾她的！”晓岚不好意思了，就说道：“那就拜托您了。”说着就与护士、两位老人及婆母分别道了再见，提着网兜，离开了病房。

她离开后，那两位老妇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看，人家的儿媳，百里挑一呀！人又漂亮，又懂人情。”

“我好羡慕呀！我那儿媳，我都住院4天了，她还不曾露面呢！”……

晓岚的婆母听着，眼里涌出了热泪。

晓岚回去的路上，心神很不宁静。婆母平时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她都会一五一十地与晓岚叙说，可这次，关于那封信却只字不提。过去，振兴给父母亲的信，都是寄给她，由她转交二老，而这次……想到这，晓岚心头一阵紧缩，加快了步伐。

到家后，晓岚自己忘了吃晚饭，给棒棒吃过饭洗完澡，让他睡去后，她打开箱子，将振兴自出国后给她的那些按时间顺序整齐地排列起来的信，从箱子底取了出来，并一封封展开来，重读了起来。刚离别时的缠绵情意，想念她的柔情蜜语，到达德国后的生活点滴、攻读博士的艰难与信心，对小棒棒的父爱之情……一张张，一页页，透着情爱，书写着对相爱之人的眷恋。

后来，在振兴出国后第七个月，接到振兴的来信，信中建议她，办理陪读，也到德国去，跟他生活在一起，信中写到他实在想念她，尤其节假日，倍觉孤单。但晓岚马上回信说：再过两年就夜大毕业了，拿到大学文凭后再去。自那以后，晓岚发现，振兴写信的间隔拉长了，逐渐由每周一封改为每两周一封，后来为一月一封，再后来……至今，已有四个月无信给她了。想到这，晓岚心如刀绞，忽然觉得，自己不该不听他的建议，应该到他身边陪伴他……可能现在已悔之晚矣！

从婆母的话语中，晓岚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莫非振兴他有了



新欢？这怎可能呢？晓岚斩钉截铁般打断了这个念头。

他们的婚姻是那样的美满。

晓岚是孤儿。当婆母按她朋友的遗嘱，将七岁的她接到身边时，比她大两岁的振兴，总像亲哥哥似的帮助她，关心她。他们一起上学，一起做功课。一次，在上学的路上，有淘气的学生大叫：“秦振兴有对象了！”遇到这种情况，振兴总是拉起她的小手，对她说：“不怕，有我呢！”又对那几个孩子解释道：“她是孤儿，是我母亲将她接来抚养，你们不要欺负她。”渐渐地，晓岚就不再听到那些怪话了。

振兴比晓岚高两个年级。他入大学时，晓岚刚好上高二。晓岚虽是班上学习尖子，但遇到难题，还是总向振兴请教。振兴虽不太用功，但门门功课他都得优，这让晓岚非常佩服。在帮助晓岚学习以及解答难题过程中，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一个是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一个是羞羞涩涩，含苞欲放。在电影及其他早恋同学的影响下，振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晓岚读高三时，向她表达了“我爱你”之情。晓岚平静的生活，从此犹如石子投入湖水中，泛起了波澜，致使她不能专心致志地学习了。高考时，她没考上大学，只考入中专。振兴安慰她，不管她考上没考上，他将终生爱她。当晓岚在看榜后痛哭流涕时，振兴便陪她又是划船又是游泳。并劝说，中专毕业后，可以上夜大，一样会有大学文凭。

“一样可有大学文凭”，这句话牢牢地植根于晓岚的心中，当她以优异成绩中专毕业后，马上报名参加夜大学习。

振兴在晓岚中专毕业后，便与她结了婚。在生育小棒棒的第一年，晓岚中断了夜大学习。后来养母也是婆母帮助照顾小棒棒，晓岚才又继续夜大学习。

现在夜大已读了四年，尽管晓岚风雨不误，起早贪黑地努力

用功，还需两年时间，才能完成大学四年应学的课程，她读得这么快，这在夜大学生中，已是佼佼者了。

怎么傻愣愣地写信让他再等两年才能去呢？两年的时间，若夫妻在一起度过，不会觉得它漫长；若是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两年可能如四年、六年那么长吧？！

晓岚此时已真切地后悔了，她已意识到，她可能因没及时来到丈夫身边，已失去了他的爱。

婆母出院后，虽然身体还在恢复阶段，却比先前更加疼爱晓岚了。她每天早早将小棒棒从幼儿园接回，做好晚饭，晓岚进屋后就可吃到可口的饭菜。以前总是晓岚抢着做晚饭，现在，待晓岚下班回来后，一切已就绪，只等开饭。晓岚从心里感激婆母。吃过饭后，帮婆母收拾完，就又去夜大听课，还抽空找同学补上因婆母住院而耽误的功课。

婆母是退休的中学教员。她自己没能上大学，很理解晓岚想获得大学文凭的心愿。心里常想，若不是与儿子振兴早恋，以晓岚的聪明才智，考上大学是没问题的。她总觉得自己对不起死去的朋友，没照顾好她的女儿，因而，也就非常支持晓岚读夜大。

又过了几天，婆母在吃饭时，突然问晓岚，“你夜大还有多长时间才能毕业？”晓岚说：“至少还得一年半。”说完两眼看着婆母，心想，怎么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只见婆母若有所思地问：“非得读完吗？”晓岚沉思一会儿道：

“我是想读完，可近几天，我已觉得，读不完也没什么。”婆母见她的话已不像从前那样坚决要拿到文凭了，就说：

“你是不是该去看看振兴了，若是在那好呆，你就继续陪读下去，夜大可以参加函授呀！”婆母用试探的口吻说出了她的看法。

晓岚听后心里一震，近几天自己正在想是否去陪读，婆母已



想在自己面前了。亲爱的妈妈，真如自己的亲生母亲。晓岚赶忙道：

“我也是这么想，我想去探亲，若可留在振兴身边，那就再好不过了。只是……只是小棒棒怎么办呢？”婆母忙道：

“小棒棒由我来照看，你放心去，在那将一切安顿好后，再讨论小棒棒的事。”看来，婆母已深思熟虑过了，晓岚想。

“那手续怎么办呢？”晓岚试探着问。她心里发虚，也许振兴已不愿让她去了。婆母说：

“我明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办理探亲手续，让你尽快到他身边。”婆母的话干脆利落，好像她已给振兴下了命令似的。晓岚心里感激得热流涌动着。正此时，去上海出差的公公回来了。

寒暄一阵后，晓岚忙去给公公做饭。

待她从厨房又来到客厅时，公公坐在靠背椅上，很和蔼地对晓岚说：“听你婆母说，你想去振兴那探亲，你愿意到德国先学习德语吗？”晓岚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办理探亲，婆母不是想给振兴打电话，让他给办理探亲吗？但她没发问，而是觉得，若是振兴已不喜欢她了，他还能给办理探亲吗？公公问这话，说明公婆二老已交流了情况，且已研究了她去德国的方案。她不愿问，也不能问：“为什么不办理探亲？”她忙答道：

“先去学德语，很好，我同意。”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她想尽快到振兴身边，怎么去，没关系，只要能去成就行。公公听她回答得爽快，就看了婆母一眼，沉默片刻道：“那我先给你办理语言签证试试，因办语言签证会很快办妥，不必等待太长时间。晓岚听到可以很快拿到签证心里非常高兴：“那太好了。”说完，又赶忙回厨房炒菜去了。

晚上，给小棒棒洗过澡，安顿他入睡后，晓岚卧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绪联翩。此刻，她非常想念振兴，他会把我忘掉吗？

我除了是她妻子外，还是与他从七岁起，在一个屋檐下一起长大的妹妹呀！这份情意和兄妹之爱，不会那么快就消失吧？心里这样安慰自己，却恨不得能有双翅膀，立刻飞到他的身旁。

可是，转念又想到，若是自费去德国学习德语，这学习费用，将是一笔不小的外汇呀！公婆为什么甘愿花好多钱，让她去德国学习语言呢？即使探亲签证比语言签证慢，但那笔费用不是像打了水漂一样吗？他们这样做莫非是振兴他……她不愿再往下想了。她躺着，难以入睡，一会儿去趟厕所，一会儿翻翻日历，几乎半宿不曾睡觉。快天亮时，才小睡一会儿，闹钟又将她闹醒了。

二

晓岚起床，做早餐，这是她自婆母出院后，与婆母约定的，早餐一定是她起床后来做，不像以前只是婆母做。

当公公出现在厨房的餐桌上时，晓岚马上就对公公说道：“爸爸，我觉得去学习语言，肯定要花费好多钱，除了学费，可能还要交给中介公司中介费，那就太不合算了，还是等振兴办探亲签证吧！慢点也没关系。”晓岚这样问是觉得二老倾其所有，还要举债，送自己去学语言，这样的无私亲情实在是难以担承呀！

但是问话发出后，却听公公道：“没关系，钱不成问题，不必花中介费，求我的老朋友很容易就会拿到进语言学校的入学允许证书（zulassung），凭它，签证很快就会批下来。”晓岚道：

“那也得花学费呀！”这时婆母从厨房来到客厅，晓岚向婆母望去，婆母笑道：“晓岚，别瞎操心，我们说让你留学，不是说着玩的，你放心。”晓岚边给二老往杯子里倒牛奶，边道：“爸，妈，你们待我太好了。”说着，眼圈红了，就赶紧去小棒棒房间，帮小棒棒穿衣，洗脸去了。

晓岚在班上的更衣室里遇见了小凤。她俩一向比别人早到一刻钟。这时更衣室还无人，晓岚便告诉小凤，她的公婆让她以学习德文为由办理去德签证。小凤听了心里一沉，忙道：

“你公婆大约是想让你快点到振兴身边，这对你只有好处……”小凤不往下说了。

小凤听她的朋友小闻说，一位秦姓博士生帮她办了签证她才得以去德国学习。还说那博士生为小闻申请的德国大学入学允许证书（zulassung）。小闻凭这一纸 zulassung，很顺利地办完签证，现正在大学中级班强化德语呢！小凤是位文静女孩，当她得知，秦振兴已不常给晓岚来信后，曾猜想过，那秦姓博士生，是否就是晓岚的丈夫秦振兴。但小凤没将自己的猜测对晓岚讲。后来，晓岚的婆母住院，她曾与晓岚一起去医院探望一次，听晓岚说，她婆母的病是因那封不曾让她看的，也一直闭口不谈的信引起的。从医院出来时，小凤曾想将自己的猜测婉转透露给晓岚，但她马上想到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郑前辈的告诫她理解为，人被蒙在鼓里，未详事实真相，反倒幸福些。于是，她将话吞了回去。不能用不负责的语言打搅朋友。即使自己知道确凿证据，也还是三缄其口，让朋友按事态发展自己酌情处理。自己不要做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小凤沉了一会儿，又道：

“看你公婆待你多好，你赶紧遵从他们的意愿，快去振兴身边吧！”晓岚解释道：

“我原想夜大毕业再去的，现在只好不想大学文凭了。”

小凤马上抢着道：

“我听说，爱情这玩意，可不像冻肉似的，可在冷冻室内保存着，爱情要有阳光、雨露和温度来滋养着……”小凤爱看小说，不知从哪本书上摘出的警句，此刻马上从脑海中跳出来告诫她的好友。

这时，已陆续进来人更衣，她俩起身往实验室走去。

晓岚若有所思地走着，品味着小凤的忠告。不一会儿，她恍然大悟，还没开始工作，就来到小凤身边道：

“你说得有道理，我这人，有时很傻，总好一条道跑到黑，与婚姻相比，那夜大毕业证算啥？……我得赶紧去德国，多谢你的提醒。”

在此之前，婆母的病，振兴的不来信，以及那封奇怪的信，也曾让晓岚对振兴的态度产生过怀疑。但遇事总是痴痴地往好处想，一直以来她还不相信振兴会有什么其他打算。而今日，她才开始有了紧迫感，应该赶紧到他身边，一切均会拨云见日，柳暗花明的。

小凤的话，晓岚是爱听的。她俩在中学时就是挚友，又都在高考志愿单上填了中专，填的相同志愿，考入了相同的学校。毕业分配时又都填了相同志向，被分配在同一研究所的实验室，两人情同亲姐妹。

小凤在得知晓岚公婆支持她去德国的消息后，就竭力鼓吹她尽快去振兴身边。见晓岚还迟迟不去办签证，就对晓岚说，她帮助接送小棒棒。因晓岚考虑到婆母身体还在恢复阶段，怕婆母过度劳累，就想再过半个月再去办理出国手续以及作出国前的各种准备。在小凤的催促和帮助下，便很快办了护照又到北京的德国驻中国使馆办来了签证。又在婆母的劝说下，做了几件衣服，买了些日常用品。

在晓岚要登程的前些天，小凤几乎天天晚上来帮忙，帮做饭，给小棒棒洗澡等。每天接送小棒棒，让晓岚腾出时间办事，买东西、会亲友等。晓岚要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深情地对小凤道：

“小凤，你可真像我的亲妹妹，这么关心与帮助我，叫我怎么感谢你呢？”小凤开玩笑道：

“不用感谢，只需你多亲亲振兴哥就行了。”说得晓岚会心地笑了起来，拍了小凤的肩头：“看你说的。”晓岚送走了最后

一位客人小凤后，见婆母和公公都端坐在客厅里，看样子他们想对晓岚说点什么，公公的面前放个方形信袋，婆婆对进客厅的晓岚道：

“岚儿，坐下，咱们说会儿话。”公公将方信封递给晓岚道：“晓岚，这是给你的到德国学习的费用，若不够，可告知我们，我们有办法筹措的，请一定放心。”婆母笑道：

“这些钱里，有一部分是振兴邮来的，是马克，还有一部分是美元，是你爸爸出国时节省下来的。”晓岚感动得眼泪汪汪地道：

“爸，妈，你们这是倾囊相助，我一定不辜负您们的心愿……”说着落了泪，婆母赶紧从衣兜里掏出手帕递给晓岚说道：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强对应，一定多写信来，报告你的情况。”

“是的，我会的。”晓岚擦擦眼泪道。

“这是我的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公公又递给晓岚一张白纸。“这位朋友刚好也住在你去的城市，你若是遇到什么困难，可找他帮忙。”晓岚接过来，装入自己牛仔裤兜里道：

“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再说，还有振兴呢！只是……只是小棒棒由你们照料心有不忍哪，尤其母亲病还未全复康呢！”

“这你不必挂在心上，小棒棒很懂事。晚上我去接他。我还未曾接过棒棒呢。”公公很诚恳地说道。接着又补充道：“明日一早，我们单位来车，送你去机场。”公公是从来不用小轿车的，尽管他是有权用的。这都全是为了我，晓岚想。又说了会闲话，就都回房休息了。

晓岚的公公是五十年代随他的教授归国的海外留学生。他的教授决意回国为新中国贡献出自己剩余的年华。当时作为这位教授的得力助手，也毅然地跟随教授回到祖国。尽管他是在战乱年